



# 我的母亲

## 巴中第二代 陈梅

我的母亲今天(2010年5月12日)已经在医院里度过了第四天。去年4月份,她就因为肝癌住院手术。手术那天,我们在手术室外焦急的等待,一直从上午9:30她被推进手术室等到下午4点左右,我母亲才被护士推出来,看着她苍白消瘦的面庞,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母亲董少英,是印尼归侨,于1959年6月份归国,从1988年石景山区致公党支部成立起,她就一直任负责人;1980年石景山区政协成立,她代表侨界,担任了石景山区政协委员,一干就是六届,其中三届为区政协副主席。她还是石景山区侨联小组的主要筹办人并担任小组长,以及担任后来的石景山区金顶街街道侨联的主席。

母亲的主业是一名中学的英语教师,她对待学生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慈母。母亲在北京市苹果园中学和北京市永乐中学(现为北京市同文中学)教书时,曾经担任了二十余届高中毕业班学生的英语教学工作,她用她的爱教给学生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把很多学生送进了他们理想的大学。她还担任了多年的英语教研组组长,兢兢业业,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我母亲是一位女强人,更是一位贤妻良母,在她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伟大的母爱。

我的大学生涯是在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渡过的,我大学三年级时不幸得了重病,我母亲为了我能完成学业,已经退休的她,不远千里

来到广州,陪我渡过最后1年半的大学时光。那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广州老同学的介绍下,母亲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广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谋了一份教英语的差事,学校给了她一间在7层楼高的四平方米左右带卫生间的简陋小屋暂时栖身(无电梯)。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母亲买来电饭锅给我煮好吃的东西补养身体,陪伴我完成最后的学业。

母亲在教学的同时还担任着不少社会工作。在担任区政协委员和副主席期间,她深入社会,了解社情民意,写出了一篇又一篇高水平的提案和建议,对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担任致公党负责人时,介绍了大批

高素质的新党员加入党组织,为致公党增加了大量的新鲜血液。

从1981年石景山区侨联小组成立起,她就一直负责侨联的工作。她和她的老搭档周雪玉老师、郭福宋老师和郑彬彬老师一起遍访区里的老归侨,为他们争取应得的权益,并让不少新归侨-即留学归国人员加入侨联,使侨联组织不断扩大。2003年底从石景山老山街道搬到金顶街街道居住后,区里就任命她负责金顶街街道侨联的工作,她也是尽心尽力的做好每一件事。如举办奥运英语免费培训班,组织合唱团,办好侨联刊物等。办奥运英语培训班时,她还担任教课老师,常常是教到口腔溃疡、咽喉发炎,以至于病倒了几天。在合唱团的排练

和巡演也几乎是场场不落。对《金顶侨声报》的最后把关也是非常认真的。

在母亲将近40年的工作生涯中,曾得到过无数的嘉奖。但母亲的收入一直都十分微薄,很多社会工作都是义务的、没有报酬的,但她也从来都是任劳任怨,没有讲过任何条件。直到母亲生病住院,由于开销巨大,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组织上才发动党员捐款救济她。母亲觉得感激不尽,在病中还亲笔写了感谢信,对大家的援助表示无尽的谢意。

在母亲的建议下,我和哥哥两个人都加入了致公党,努力为党、为社会做出更新、更好的贡献。

(写于2010年5月)



# 我的父亲母亲

## 巴中第二代 陈锋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父母先后告别亲人,离开了温暖的家,回国读大学并留在国内参加国家建设。我父亲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因为知道他这一走,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在他回国前的那个晚上,我奶奶哭了一整夜。父亲回国后,直到爷爷奶奶相继去世都没能再见过面,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在我的印象中我小的时候是住在白塔寺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我家租住的是靠角落里

一间小房子,站在院子里抬头能看到白塔的塔尖。我家房后有个小天井,房上时常有野猫出没,家里冬天用生煤球炉取暖。由于父母单位离家很远且交通不便,所以他们平常都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只有在周日才能回家团聚,我则住在幼儿园里。直到后来父亲单位分房后,一家人总算住到了一起。

我父母从小生长在印尼,那里的气候和饮食习惯都与北方不同,他们回国后学会了做棉

衣、棉被,学会了做馒头、包子、饺子等面食。我的父母平时工作很忙,父亲经常出差,母亲每天回家很晚,回家时常常提着一个大布袋,里面装满了学生的作业本或试卷。母亲工作的学校离家很远,她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我与妹妹相差5岁,我上小学的时候,她还上幼儿园。有一年冬天,父亲出差不在家,我放学后去幼儿园接妹妹回来,然后我们在一起在家里等妈妈。外面北

风呼啸,天气异常的寒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时针已经指向了8点,妈妈还没回来。我们都很担心妈妈的安全,妹妹一直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一边安慰妹妹,一边在屋里转来转去,也不知该怎么办。我们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把妈妈盼回来了,她进屋只说了句“今天临时给学生补课回来晚了”,然后就钻进厨房忙碌了起来……

八十年代以后,父母和国外的亲属取得了联系,回国探亲的亲属

也越来越多。母亲加入了区政协,承担起了回国探亲的亲朋好友的接待工作。母亲更忙了,父亲默默的包揽了家里的全部家务。

母亲退休后一直没有停止工作,直到2010年做了肝部肿瘤切除手术及随后化疗,才逐步的退了下来。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作,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0年12月17日)